

【美】罗宾·霍布 著

ROBIN HOBB

麦全 译

THE LIVESHIP TRADERS

魔法活船

三部曲II 疯狂之船（上）

MAD SHIP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

三部曲II 疯狂之船（上）

【美】罗宾·霍布 著
ROBIN HOB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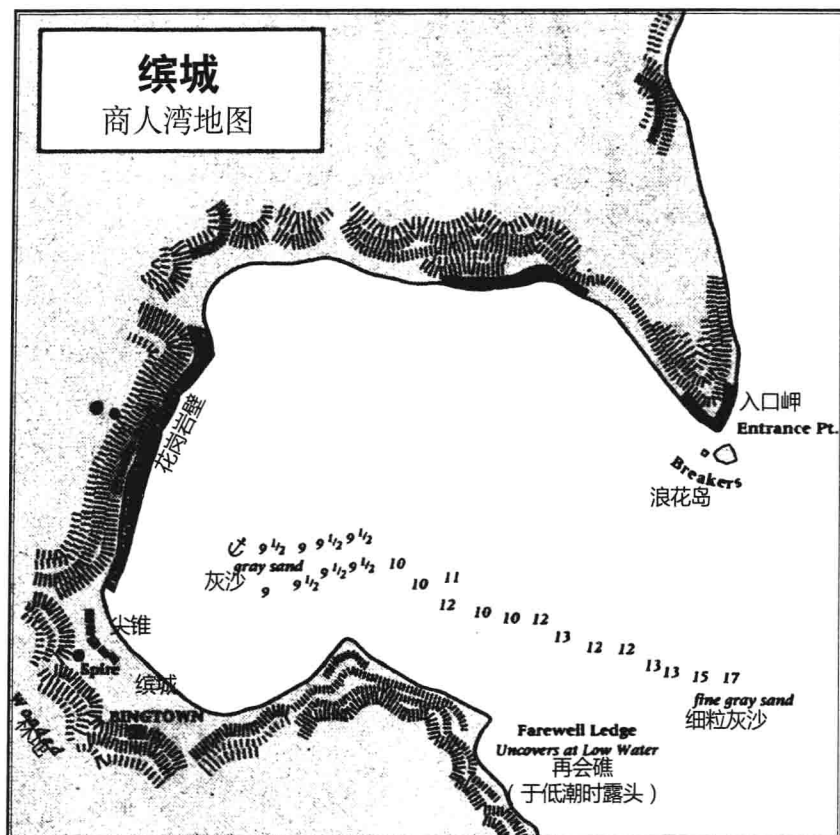
麦全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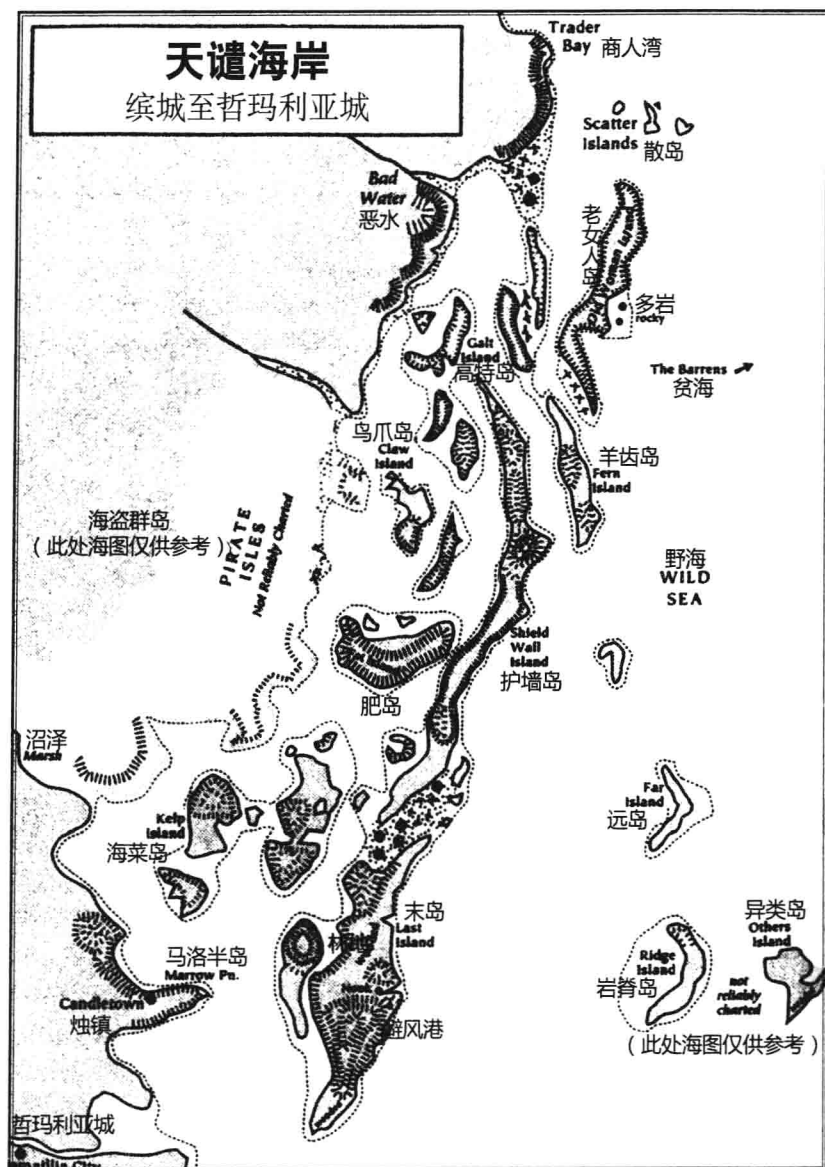
缤城

商人湾地图



天谴海岸

宾城至哲玛利亚城



Contents

上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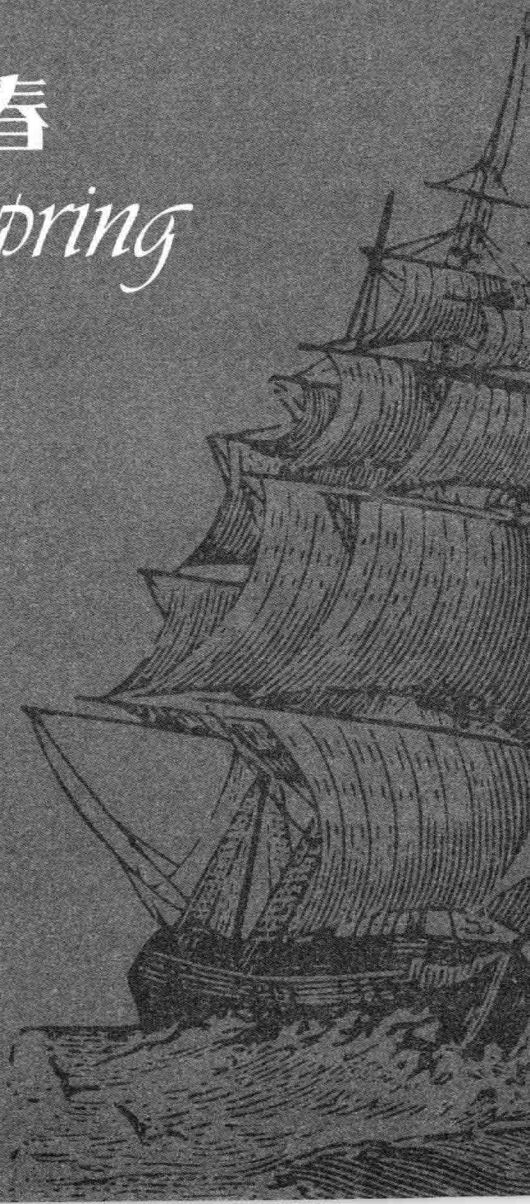
Spring 春

<i>Prologue: A Recollection of Wings</i>	幕 起	飞翼之集	003
<i>Chapter One: The Mad Ship</i>	第 一 章	疯船	011
<i>Chapter Two: The Pirate's Leg</i>	第 二 章	海盗的腿	019
<i>Chapter Three: The Crowned Rooster</i>	第 三 章	戴冠公鸡	041
<i>Chapter Four: Bonds</i>	第 四 章	心有所系	051
<i>Chapter Five: The Linship Ophelia</i>	第 五 章	活船欧菲丽雅号	079
<i>Chapter Six: Vainap Fozgo</i>	第 六 章	克司戈大君	099
<i>Chapter Seven: A Singtown Trader's Daughter</i>	第 七 章	缤城商人之女	111
<i>Chapter Eight: Immersions</i>	第 八 章	合而为一	137
<i>Chapter Nine: Singtown</i>	第 九 章	缤城	163
<i>Chapter Ten: Homecoming</i>	第 十 章	返家	183
<i>Chapter Eleven: Judgment</i>	第 十 一 章	审判	207
<i>Chapter Twelve: Portrait of Vinctus</i>	第 十 二 章	薇瓦琪号的画像	229

Summer 夏

<i>Chapter Thirteen: Interlude</i>	第十三章	插曲	259
<i>Chapter Fourteen: Wendell's Choice</i>	第十四章	瑟莉拉的抉择	267
<i>Chapter Fifteen: Tidings</i>	第十五章	音讯	277
<i>Chapter Sixteen: Taking Charge</i>	第十六章	主导	309
<i>Chapter Seventeen: Misadvent</i>	第十七章	流放	339
<i>Chapter Eighteen: Wishes Fulfilled</i>	第十八章	愿望成真	365
<i>Chapter Nineteen: Aftermath</i>	第十九章	余波荡漾	391

春
Spring



Prologue

A Recollection of Wings

幕起

飞翼之集



海蛇身下的海藻丛轻柔地随着潮流的变化而摇曳。这里的水很暖，跟他们北行之前待在南方栖息地时的一样温暖。虽说墨金已经宣布他们不要再追随那个银色的“供应者”了，但咸水中仍闻得到那强烈且诱人的气味。供应者离他们不远，他们仍追随着他，只不过是变成远远地跟着罢了。丝莉芙想跟墨金说他这样做未免矛盾，但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不说了。她焦虑地望着他们的首领墨金。墨金因为之前与白海蛇短暂交手而受了伤，痊愈得很慢，那些伤口破坏了他身上的斑纹。墨金全身皆有金黄色，这样的纹路表示他身为先知，只是受伤之后，他的假眼就变得黯淡且呆滞。

别说墨金的假眼，丝莉芙觉得自己也是一样。

他们为了找寻“存古忆”而大老远地追到这里来。刚上路的时候，墨金信心十足，但如今看来，他好像跟丝莉芙与瑟苏瑞亚一样困惑。开始迁徙的时候，他们本是很大的蛇团，现在却只剩下他们三个。其他海蛇逐渐失去信心，不肯再跟着墨金了。丝莉芙最后看到他们时，他们正追随着一个庞大的黑色供应者，不假思索地大啖供应者丢给他们的那些毫不抗拒的鲜肉。那已经是很多个潮汐涨落之前的事情了。

“有的时候，”墨金在他们休息时平静地对丝莉芙说道，“我连自己处在什么时空里都不知道了。感觉上，我们好像曾经来过这里、做过这些事情，

说不定还讲过这些话。有时我深信事实真是如此，并且认为眼前所见不过是个记忆或幻梦。然后我就想，以前我们碰上的事情将会再度重演，既然如此，也许我们应该要做点什么才对——啊，也许事情已经重演了也说不定。”墨金的声调既无力道也无信心。

丝莉芙与墨金并列着，他们随着潮水轻柔地摇曳，最多为了维持所在的位置而拍拍鳍。他们身下的瑟苏瑞亚突然摇动触须，释放出淡淡的毒液，以唤起他们的注意。“你们看！有食物！”他朗声说道。

一大群闪闪发亮的银鱼有如天赐的礼物朝他们游来。鱼群后方尾随着一群三红、一绿、两蓝的海蛇，边游边取食鱼群边缘的鱼。那样阵仗的蛇团并不算大，不过他们个个都显得健康活泼。他们肌肉结实、鳞片闪亮，跟墨金带领的这个萎靡不振的蛇团恰成对比。

“走吧。”墨金吩咐道，领着他们与另外那个蛇团一同取食。丝莉芙宽心地叹了一口气，他们终于能饱餐一顿了，而且说不定那群海蛇一旦知道墨金乃是先知，还会加入他们的蛇团呢。

他们猎取的目标并不是单独的一条鱼，而是一群闪闪发光、炫目晃眼的银鱼。鱼群能一致行动，或分或合，灵巧得犹如个体，倘若是笨拙的猎食者，就只能铩羽而归了。不过墨金蛇团的海蛇都是高手，他们一起优雅地朝鱼群游去。另外那个蛇团嘶喊着对他们发出警告，但是丝莉芙倒看不出那有什么危险，她一摆尾便冲入了鱼群之中，再大嘴一张，至少拢了三条鱼进来。她把喉咙张得更大，以便把鱼吞下去。

两条红海蛇突然转向开始攻击墨金，仿佛墨金不是海蛇，而是鲨鱼之类的大敌，蓝海蛇也张开大口朝丝莉芙追上来。丝莉芙迅速地缩身躲避，转向逃开。此时她又发现，另外那条红海蛇正要把瑟苏瑞亚包卷起来。红海蛇的触须大张，喷出毒液，同时愤恨地大吼，奇怪的是，那海蛇的叫喊一点也没有语意句法，只有愤怒而已。

丝莉芙恐惧且困惑地尖叫着逃开了，但是墨金并没有跟上来，他摇动着浓密的触须，释放出一团云雾般的毒液，几乎震昏了那两条红海蛇。那两条红

海蛇退开了，他们张口摇头，又掀动鳃盖，以便能扇走毒液。

“你们是怎么回事？”墨金对那个古怪的蛇团质问道，他扭动身体旋转，触须飘开，看来颇为可怕。他又尽力让身上的假眼微弱地闪动了一下：“你们为什么像没有灵魂的野兽一般，为了夺取食物而攻击我们？我们海蛇不是那样的！就算鱼群不大，也是谁抓得到鱼就谁吃，而不是谁先看到鱼群就谁吃。难道你们已经忘记自己是谁，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吗？莫非你们的心智通通都丧失了？”

一时间，那个蛇团悬着不动，只偶尔轻摆尾巴以固定位置，鱼群则趁着没人注意之际溜走了。那蛇团突然一起攻击墨金，仿佛他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激怒了它们。那六条海蛇张口露齿、触须直竖并且释放毒液，一股脑儿地朝墨金攻上来。丝莉芙眼看着他们把墨金卷起来一路拖到软泥里，心里很是仓惶。

“帮我！”瑟苏瑞亚高声叫道，“他们会闷死他啊！”

丝莉芙原来被吓得动弹不得，直到瑟苏瑞亚这一叫才惊醒过来。他们一起冲向前，或是用头撞，或是用尾巴扫，设法把遭他们俘虏的墨金救出来。那些海蛇竟用牙齿去撕咬墨金，好像把他当成了猎物。墨金挣扎之时，血液与毒液混在一起，形成一股令人窒息的烟雾。虽然软泥升起遮蔽了视线，但丝莉芙仍可见到墨金的假眼在浓浊的水里闪烁。丝莉芙尖声惊叫，那个蛇团竟然如此没有蛇性，粗暴地攻击同类。她开始以牙齿撕咬对方，而瑟苏瑞亚则以长长的蛇身去抽打他们。

有一次，瑟苏瑞亚幸运一击，正巧卷到墨金那遍体鳞伤的身子，并顺势把他从那个恶斗的蛇团中抽了出来。瑟苏瑞亚卷着墨金就跑，而丝莉芙也乐得就此休战，跟了上去。幸亏那个蛇团并没有追上来，他们在疯狂暴乱之中转而把矛头指向自己蛇团的成员了。他们嘶喊着，同时彼此撕咬扫击，可是那叫声粗暴狂野，毫无理性，丝莉芙一点也不想回头看。

过了很久之后，墨金在丝莉芙分泌出疗伤的黏液涂敷到他伤口上时对她说道：“他们已经忘了，他们已经完全忘却他们从前是什么身份。时间拖得太久了，丝莉芙，所以他们已经遗忘了所有的记忆与目的。”丝莉芙把一片撕裂

的皮肤贴回原位，墨金痛得瑟缩了一下。她敷上黏液，裹住那伤口。墨金继续说道：“以后我们就会变成他们那样。”

“嘘。”丝莉芙柔声劝道，“别说了，休息吧。”她以长长的蛇身卷住墨金，并用自己的尾巴钩住大石头，免得他们两个被潮水推送走。瑟苏瑞亚的身体跟他们缠卷在一起，不过他已经睡着了——谁知道呢？也许他并没睡着，只是跟丝莉芙一样，因为丧气，所以不想开口。丝莉芙希望自己是多心了，毕竟她的勇气所剩无几，顶多只够给自己打气，瑟苏瑞亚可得自己振奋起来。

如今她最担心的是墨金。自从遇到那个银色的供应者之后，他就变了。一般而言，在“虚境”与“丰境”之间游行的供应者只不过是让蛇团容易取食的来源罢了，但是那个银色的供应者却与众不同：她的气味激起了他们三个的记忆。他们追随上去，因为他们笃定确知这种气味的来源不是别的，必是“存古忆”。谁知那个银色供应者不仅并非存古忆，竟连海蛇都不是。当时他们存着希望对她呼唤，可是她却却不回答，至于那条向她恳求再次的白海蛇，她则是丢了些食物给他。墨金看了非常失望，他转头就走，并声明他们不要再追随她了。然而从那之后，水里总是闻得到她的气味。丝莉芙知道，就算他们看不到那个银色供应者的身影，但他们只要再游一段路就找得到她。墨金仍在追随她，而他们也仍追随着墨金。

墨金咕嘟着呻吟一声，换了个姿势：“现在我们还勉强比野兽高一等，但日后恐怕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瑟苏瑞亚唐突地追问道，同时极力扭动，以便直视墨金的眼睛。瑟苏瑞亚的伤口也很多，不过都不太严重，他身上最严重的伤是上下颚开合处后方，从毒囊旁边擦过去的伤口。要是那伤口再深一点，他恐怕就会被自己的毒液给毒死了。他们的蛇团仍保持完整，实在是幸运。

“你们回想一下自己的记忆啊。”墨金以空洞的声音命令道，“不是几日或是几个潮汐之前，而是回想无数季节与岁月之前，千百年之前。我们曾来过此地，瑟苏瑞亚，当年所有的蛇团都迁徙到这个水域，在此地汇集，不止一次，而是许许多多。我们曾经回到此地来向那些记得往事的海蛇求教，毕竟

只有少数海蛇知道我们族类的所有历史。我们的承诺再清楚不过，只要我们汇聚在一起，就会重新领受我族的历史，并被先驱者引领至安全的所在，然后迎来重生。然而我们却不知失望了多少次。我们一再地在此汇聚、等待，但每一次，最后都不得不放弃希望，忘却我们来时的目的，重回温暖的南方水域。每一次，稍有记忆的海蛇都说：‘也许是我们搞错了，也许时机不对，也许这不是重生之年，或者不是重生的季节。’但其实那些时机是正确的，我们并没有搞错，只是原本应该在此地与我们相会的先驱者没有来。先驱者们已经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时机，说不定这次又会再度失信。”

之后墨金便沉默不语。丝莉芙继续卷着他，免得他们俩被潮水冲走。这样实在很累，这里不但潮水很强，而且没有软泥，只有粗糙的海草、滚落的石头和方正的石块。说真的，他们应该找个好地方休息才是，然而除非墨金稍有起色，否则丝莉芙根本不想远行。再说，就算他们要走，又该往哪里走呢？他们在这个盐味古怪的海流里来来去去，使得她信心全失。在她看来，如今就连墨金也不知道该领着他们往何处去了。若是由她自己决定，那她要往哪里去呢？她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太过沉重，根本就不愿去想。

她清了清眼膜，低头望着自己的身体，墨金、瑟苏瑞亚与她的身体绞缠在一起，而她那猩红的鳞片显得光彩鲜明，不过那也许只是墨金的黯淡皮色衬托下所产生的效果。墨金那一身金黄色的假眼都已褪成棕黄色，尤其在伤口化脓之后，他的斑纹更加破碎。墨金需要进食、壮大，然后脱一层皮，那样他一定能振作起精神来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三个都会振作起精神。丝莉芙大着胆子把她的想法说出来：“我们必须进食才行，毕竟我们都又饿又瘦，我的毒囊都快空了。也许我们应该往南去，南边不但水暖，食物也多。”

墨金挣开丝莉芙的身体，正视着她的眼睛，他那古铜色的大眼睛因为关切而旋转。“你为了照顾我而花了太多力气，丝莉芙。”墨金责备道。他摇摇头，触须竖立起来，丝莉芙感觉得到他因为这个小动作就累得要命。墨金又摇摇头，散出一股虚弱清淡的毒雾。在毒雾的刺激下，丝莉芙不但惊醒了，感知也敏锐了起来。瑟苏瑞亚靠了上来，以他长得出奇的身躯将墨金和丝莉芙包起

来，他的鳃盖一掀一掀，努力吸取墨金的毒液。

“事情会好转的。”瑟苏瑞亚对丝莉芙劝道，“你只是又饿又累而已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”

“累得近乎丧命，”墨金疲倦地应和道，“饿得近乎发狂。躯体的需要凌驾在心灵的运作之上啊。但是你们听我说，你们不但要把我的话听进去，而且要深深地刻在心里，片刻不忘。别的忘了就算了，但是这一点千万要记着：我们不能南返了。如果我们离开这片水域，那一切就结束了。只要我们还能思考，就一定得留在这里并寻找‘存古忆’。我的体会极为深刻，如果我们这次再不重生，那就永远重生不了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与我们的族类就会永远灭绝，日后海里、天上和地上都不知我等的存在。”墨金缓缓道出这句奇怪的话语，然而一时之间，丝莉芙几乎忆起了这话的真意。他们不只是活跃在丰境和虚境之中，大地、天空与海洋乃他们活跃的三大领域，在以往，这三界皆以他们为尊……好像是这样的。

墨金再度摇了摇头。这一次，丝莉芙和瑟苏瑞亚都大张鳃盖吸取毒液，好把他的记忆据为己有。丝莉芙低头看着散落在海底，显然是经过雕凿的石块，又看看“征服者之门”的石材上已长出的层层藤壶和海草，那几乎掩去了石门的原貌，唯有从几个偶尔露头的地方还能看到爬着银纹的黑色石材。当年大地震荡，震倒了“征服者之门”，然后大海又将之吞没。曾经，不知道是几世之前，她曾经降落在那拱门之上，刚降落时还拍着翅膀，之后把她的巨翼收在身旁。当时的她，因为早上刚下过雨而高兴得对配偶高鸣，接着一一条闪闪发光的蓝龙也高鸣着应和她。曾经，古灵人曾在地上铺着鲜花，并聚集在旁，欢迎她的到来。曾经，在蓝天下的大城里……

接着，意象毫无道理地消褪了。随后，那些意象就像是梦境一般，在醒来之后便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“要坚强。”墨金对他们两个规劝道，“如果命运注定了我们活不下去，那么至少也要让我们奋战到底。宁可因为命运不济而消逝，也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心志不坚而亡命。为了我族的荣光，且让我们忠于昔日的风貌吧。”话毕，

墨金触须竖起，颈项间喷出毒液。此时的他，看起来又像是许久之前吸引丝莉芙忠诚追随的那个先知领袖了，她心里顿时对墨金十分敬爱。

世界突然黯淡下来，丝莉芙一抬头，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头上游过去。“不，墨金，”她柔声叫道，“命运既不会要我们死亡，也不会要我们遗忘。你瞧！”

黑色的供应者懒懒地游过去，并在经过他们头顶之时掷下食物给他们享用。那鲜肉慢慢地下沉，随着水流朝他们飘来。供应者丢下来的鲜肉都是死掉的两腿兽，其中有一个还系着铁链。这样的肉食不会挣扎，所以他们只要张口即可，无须费力便可饱腹。

“来吧。”她对墨金催促道。此时瑟苏瑞亚已经挣脱，急切地朝鲜肉游去了。丝莉芙温柔地抬起墨金，卷着他，一同向供应者慷慨赠与的食物游去。

Chapter One

The Mad Ship

第一章 疯 船



拂过他脸上的微风既冷冽又刺骨，不过却别有一番滋味，暗示着春天就快到来了。空气中带有海菜味，一定是因为现在退潮，所以浅滩上的海带丛暴露了出来。由于近来下大雨，船壳下的沙子既粗又湿。琥珀生了个小小的火堆，烟味熏得他鼻子发痒，人形木雕转开盲脸，伸手揉揉鼻子。

“今天晚上天气挺好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琥珀聊了起来，“天空晴朗，虽还有几朵云，但并未遮住月亮和星星。之前我捡了些贻贝包在海带里，等到火烧得旺了，我就拨开木炭，把贻贝摆到木炭里头去煨。”

派拉冈一个字也不应。

“等到贻贝煨好了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我知道你不会饿，也用不着吃，但是你说说不定会觉得吃东西挺有趣的。”

派拉冈打了个呵欠，伸个懒腰，叉手抱胸。若是要比耐性，那他可比她强上太多，毕竟他在沙滩上一晾就是三十年，早已磨练出了真正的耐性，最后率先不敌的一定是琥珀。派拉冈揣测道，今晚她会不会因为气愤或是伤心而离开？

“你老是不肯讲话，这样对你或是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琥珀理性地问道。派拉冈听得出她的耐性开始消散了，不过他连耸肩回应都懒得去做。

“派拉冈，你真是笨得无可救药。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讲话？难道你看不出，如今能救得了你的只有我一人？”

救什么救？有什么好救的？派拉冈是可以这样反问她的，不过既然他们在冷战，所以就连这句话都省了。

他听到琥珀起身走到船首站定的声音。他轻轻松松地转开头，说什么就是不愿面对她的脸。

“好，你要装作不闻不见的样子，那你就去装吧。你要回答也好，不发一语也罢，我也不在乎了，不过我说的话你可得听进去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我知道你反对我从大运家族手里把你买下来，不过我还是跟他们开了价，只是被他们拒绝了。”

派拉冈特准自己不屑地轻哼一声。他们当然会拒绝啰，他可是大运家族的活船哪，不管他再怎么丢人现眼，他们也不会把他卖掉的。虽说他们用铁链把他锁在这里，丢在沙滩上晾了三十年，但他们绝不会卖掉他，更不会卖给琥珀或是什么新商！大运家族是不会卖掉他的，这点派拉冈笃定得很。

琥珀固执地继续说道：“我找人安排，好不容易才跟艾米斯·大运见上一面。我跟她开价的时候，她装出很惊讶的模样，并且坚持说你不卖的，不管谁出什么价码都不卖。她的说辞跟你一模一样。滨城商人世家绝不会卖掉家族活船。”

这下子派拉冈忍不住了，他脸上慢慢漾开灿烂的笑容。是啊，大运家族的人心里仍念着他，自己怎么可以怀疑他们的心意呢？说起来，他还要感激这个琥珀荒诞无理地跑去跟他们出价，如今艾米斯·大运都在陌生人面前坦承他是家里的一分子了，说不定她还会心疼地跑来探望自己。艾米斯来看他之后，接下来或许更有种种安排，也许他可以再度出航，并由友善的同伴掌舵呢。派拉冈的想象力无限伸展。

不过琥珀的话无情地将他拖回现实之中。“我跟她说，外头有人谣传你是待价而沽的，她还装出很苦恼的样子，并说这简直是在侮辱大运家族的名声。然后她说——”琥珀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，但不知是因为恐惧，还是因为气愤所致，“她已经雇了人手准备把你拖走，远离滨城。她说这样对大家都好，毕竟，眼不见为净。”琥珀说到这里停了下来。